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二至二百九十七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薛炳文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二

神二

欒侯　陽起　歐明

李高　黃原　賈逵

李憲　張璞　洛子淵

陳虞　黃翻　陽雍

錢祐　徐郎　丁氏婦

阿紫

欒侯

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喜食鮓菜能知吉凶甘露中大蝗起所經處禾稼輒盡太守遣使告欒侯祀以鮓菜侯謂吏曰蝗蟲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髣髴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即果有衆鳥億萬來食蝗蟲須臾皆盡出列異傳

陽起

河南陽起字聖卿少時疾瘧於社中得書一卷讁劾百鬼法爲日南太守母至厠上見鬼頭長數尺以告聖卿聖卿曰此肅霜之神劾之來出變形如奴送書至京朝發暮返作使當千人之力有與忿恚者聖卿遣神夜往趣其牀頭持兩手張目正赤吐舌拄地其人怖幾死出幽明錄

歐明

廬陵邑子歐明者從賈客道經彭澤湖每過輒以船中

所有多少投湖中見大道之上有數吏皆著黒衣乗車馬云是清洪君使要明過明知是神然不敢不往吏車載明須臾見有府舍門下吏卒吏曰清洪君感君有禮故要君以重送君皆勿取獨求如願耳去果以繒帛贈之明不受但求如願神大怪明知之意甚惜之不得已呼如願使隨明去如願者清洪婢常使取物明將如願歸所須輒得之數年成富人意漸驕盈不復愛如願正月歲朝雞初一鳴呼如願如願不即起明大怒欲捶之

如願乃走於糞上有昨日故歲掃除聚薪足以偃人如願乃於此逃得去明謂逃在積薪糞中乃以杖捶糞使出又無出者乃知不能得因曰汝但使我富不復捶汝今世人歲朝雞鳴時輒往捶糞云使人富出博異錄

李高

王莽時漢中太守五更往祭神廟遺其書刀遣小吏李高還取之見刀在廟牀上有一人著大冠絳袍謂高曰勿道我吾當祐汝後仕至郡守年六十餘忽道見廟神

言畢而此刀刺高心下須臾而死葬閘甚惡之出廣古今五行記

黄原

漢時泰山黄原平旦開門忽有一青犬在門外伏守備如家養原紲犬隨鄰里獵日垂夕見一鹿便放犬犬行甚遲原絶力逐終不及行數里至一穴八百餘步忽有平衢槐柳列植垣墻迴匝原隨犬入門列房可有數十間皆女子姿容妍媚衣裳鮮麗或撫琴瑟或執博碁至

北閣有三間屋二人侍值若有所伺見原相視而笑云此青犬所引致妙音壻也一人留一人入閣須臾有四婢出稱太真夫人白黄郎有一女年已弱笄冥數應爲君婦既暮引原入内有南向堂堂前有池池中有臺臺四角有徑尺穴穴中有光照映帷席妙音容色婉妙侍婢亦美交禮既畢晏寢如舊經數日原欲暫還報家妙音曰人神道異本非久勢至明日解佩分袂臨階涕泗後會無期深加愛敬若能相思至三月旦可修齋戒四

婢送出門半日至家情念恍惚每至其期常見空中有軿車髣髴若飛出法苑珠林

賈逵

賈逵在豫郡亡家迎喪去去後恒見形於項城吏民以其戀慕彼境因以立廟廟前有栢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刃仍著於樹中所著處尋而更生項城左右人莫不振怖出賈逵碑

李憲

龍舒陵亭有一大樹高數十丈黄烏十數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黄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起室中忽見一繡衣婦人曰我樹神也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至明日日中果大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袁術劉表相

攻龍舒之民皆流去唯憲里不被兵出搜神記

張璞

張璞字公直不知何許人也爲吳郡太守徵還道由廬山子女觀於祠室婢使指像人以戲曰以此配汝其夜璞妻夢廬君致聘曰鄙男不肖感垂採擇用致微意妻覺怪之婢言其情於是妻懼催璞速發中流舟不爲行闔船震恐乃皆投物於水船猶不行或曰投女則船爲進皆曰神意已可知也以一女而滅一門奈何璞曰吾

不忍見之乃上飛廬卧使妻沈女於水妻因以璞亡兄孤女代之置席水中女坐其上船乃得去既璞見女之在也怒曰吾何面目於當世也乃復投已女及得渡遥見二女在下有吏立於岸側曰吾廬君主簿也廬君謝君知鬼神非匹又敬君之義故悉還二女問女言但見好屋吏卒不覺在水中也出搜神記

洛子淵

後魏孝昌時有虎賁洛子淵者自云洛陽人孝昌中戍

於彭城其同營人樊元寶得假還京師子淵附書一封云宅在靈臺南近洛水鄉但至彼家人自出相看元寶如其言至靈臺南見無人家徙倚欲去忽見一老翁問云從何而來彷徨於此元寶具向道之老翁云是吾兒也取書引元寶入遂見館閣崇寬屋宇佳麗旣坐命婢取酒須臾見婢抱一死小兒而過元寶甚怪之俄而酒至酒色甚紅香美異常兼設珍羞海陸備有飲訖告退老翁送元寶出云後會難期以爲悽恨別甚殷勤老翁

還入元寶不復見其門巷但見高崖對水淥波東傾一童子可年十四五新溺死鼻中血出方知所飲酒是其血也及還彭城子淵已失矣元寶與子淵同戍三年不知是洛水之神出洛陽伽藍記

陳虞

陳虞字君度婦廬江杜氏常事鬼子母羅女樂以娛神後一夕復會絃管無聲歌音悽慽杜氏常夢鬼子母遑遽涕泗云凶人將來婢先與外人通以梯布垣登之入

神被服將剝奪畢加取影像焚對而去也出異苑

黃翻

漢靈帝光和元年遼西太守黃翻上書海邊有流屍露冠絳衣體貌完全翻感夢云我伯夷之弟孤竹君子也海水壞吾棺槨求見掩藏民嗤視之皆無病而死出博物志

陽雍

魏陽雍河南洛陽人兄弟六人以傭賣爲業公少修孝敬達於遐邇父母沒葬禮畢長慕追思不勝心目乃賣

田宅北徙絶水漿處大道峻坂下爲居晨夜輦水將給行旅兼補履屩不受其直如是累年不懈天神化爲書生問曰何故不種菜以給答曰無種乃與之數升公大喜種之其本化爲白璧餘爲錢書生復曰何不求婦答曰年老無肯者書生曰求名家女必得之有徐氏右北平著姓女有名行多求不許乃試求之徐氏笑之以爲狂僻然聞其好善戲答媒曰得白璧一雙錢百萬者與婚公即具送徐氏大愕遂以妻之生十男皆令德俊異

位至卿相今右北平諸陽其後也出孝德傳

錢祐

會稽餘姚人錢祐夜出屋後為虎所取十八日乃自還說虎初取時至一官府見一人憑几坐形貌壯偉侍從四十人謂曰吾欲使汝知數術之法留十五日晝夜語諸要術祐受法畢使人送出得還家大知卜占無幽不驗經年廼死出異苑

徐郎

京口有徐郎者家甚繿縷常於江邊拾流柴忽見江中連船葢川而來逕迴入浦對徐而泊遣使往云天女今當爲徐郎妻徐入屋角隱藏不出母兄妹勸勵彊出未至舫先令於別室爲徐郎浴水芬香非世常有贈以繒絳之衣徐唯恐懼累膝牀端夜無酧接之禮女然後發遣以所贈衣物乞之而退家大小怨惜煎駡遂懊歎卒

出幽明錄

丁氏婦

淮南全椒縣有丁新婦者本丹陽丁氏女年十六適全椒謝家其姑嚴酷使役有程不如限者仍便笞捶不可堪九月七日自經死遂有靈響聞於民間發言於巫祝曰念人家婦女作息不倦使避九月七日勿用作見形著縹衣戴青蓋從一婢至牛渚津求渡有兩男子共乘船捕魚仍呼求載兩男子笑共調弄之言聽我爲婦言當相渡也丁嫗曰謂汝是佳人而無所知汝是人當使汝入泥死是鬼使汝入水便却入草中須臾有一老翁

乘船載葦嫗從索渡翁曰船上無裝豈可露渡恐不中載耳嫗言無苦翁因出葦半許安處不著船中徑渡之至南岸臨去語翁曰吾是鬼神非人也自能得過然宜使民間粗相聞知翁之厚意出葦相渡深有慚感當有以相謝者翁速還去必有所見亦當有所得也翁曰媿燥濕不至何敢蒙謝翁還西岸見兩少男子覆水中進前數里有魚千數跳躍水邊風吹置岸上翁遂棄葦載魚以歸於是丁嫗遂還丹陽江南人皆呼爲丁姑九月

七日不用作事咸以為息日也今所在祠之（出搜神記）

阿紫

世有紫姑神古來相傳是人妾為大婦所嫉每以穢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於廁間或猪欄邊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壻名也曹姑亦歸去即其大婦也小姑可出戲捉者覺重便是神來奠設酒果亦覺貌輝輝有色即跳躞不住占衆事卜行年蠶桑又善射鉤好則大儛惡便仰眠平昌孟氏

恒不信躬試往捉便自躍穿屋永失所在（出異苑）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二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三

神三

度朔君

袁紹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史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兖州有人士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史一客來著皂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吾昔臨廬山食白李憶之未

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匹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井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胡濶絶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脩故廟地良

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麑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太祖拊掌曰此子言真良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良突内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絶出搜神記

蔣子文

蔣子文廣陵人也嗜酒好色挑撻無度常自謂青骨死當爲神漢末爲秣陵尉逐賊至鍾山下賊擊傷額因解

綬縛之有頃遂死及吳先主之初其故吏見文於道乘白馬執白羽侍從如平生見者驚走文追之謂曰我當爲此土地神以福爾下民爾可宣告百姓爲我立祠不爾將有大咎是歲夏大疫百姓輒相恐動頗有竊祀之者矣文又下巫祝吾將大啓祐孫氏宜爲吾立祠不爾將使蟲入人耳爲災俄而有小蟲如塵虻入耳皆死醫不能治百姓愈恐孫主未之信也又下巫祝若不祀我將又以大火爲災是歲火災大發一日數十處火及公

宮孫主患之議者以爲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宜有以撫之於是使使者封子文爲中都侯次弟子緒爲長水校尉皆加印綬爲廟堂轉號鍾山爲蔣山今建康東北蔣山是也自是災厲止息百姓遂大事之陳郡謝玉爲琅邪内史在京城其年虎暴殺人甚衆有一人以小船載年少婦以大刀挿著船狹暮來至邏將出語云此間頃來甚多草穢君載細小作此輕行大爲不易可止邏宿也相問訊既畢邏將適還去其婦上岸便爲虎取去其

夫拔刀大喚欲逐之先奉事蔣侯乃喚求助如此當行十里忽覺如有一黑衣人為之導其人隨之當復二十里見大樹既至一穴虎子聞行聲謂其母至皆走出其人即其所殺之便挾刀隱樹住良久虎方至便下婦著地倒牽入穴其人以刀當腰斫斷之虎既死其婦故活向曉能語問之云虎初取便負著背上臨至而後下之四體無他止為草木傷耳扶歸還船明夜夢一人語之云蔣侯使助汝知否至家殺猪祀焉會稽鄮縣東野有

女子姓吳字望子年十六姿容可愛其鄉里有鼓舞解神者要之便往緣塘行半路忽見一貴人端正非常貴人乘船手力十餘整頓令人問望子欲何之具以事對貴人云我今正往彼便可入船共去望子辭不敢忽然不見望子既拜神坐見向船中貴人儼然端坐即蔣侯像也問望子來何遲因擲兩橘與之數數形見遂隆情好心有所欲輒空中下之嘗思噉鱠一雙鮮鯉隨心而至望子芳香流聞數里頗有神驗一邑共事奉經三年

望子忽生外意神便絕往來咸寧中太常卿韓伯子某
會稽內史王蘊子某光祿大夫劉耽子某同遊蔣山廟
廟有數婦人像甚端正某等醉各指像以戲相配匹即
以其夕三人同夢蔣侯遣傳教相聞曰家子女並醜陋
而猥垂榮顧輒尅某日悉相奉迎某等以其夢指適異
常試往相問而果各得此夢符協如一於是大懼備三
牲詣廟謝罪乞哀又俱夢蔣侯親來降已曰君等既已
顧之實貪會對尅期垂及豈容方更中悔經少時並亡

劉赤父者夢蔣侯召爲主簿期日促乃往廟陳請毋老子弱情事過切乞蒙放恕會稽魏過多材藝善事神請舉過自代因叩頭流血廟祝曰特願相屈魏過何人而有斯舉赤父固請終不許尋而赤父死焉孫恩作逆時吳興紛亂一男子忽急突入蔣侯祠始入門木像彎弓射之即卒行人及守廟者無不皆見也中書郎王長豫有美名父丞相導至所珍愛遇病轉篤導憂念特至正在北牀上坐不食已積日忽見一人行狀甚壯著鎧持

刀王問君是何人答曰僕是蔣侯也公兒不佳欲爲請命故來耳勿復憂王欣喜動容即求食食遂至數斗內外咸未達所以食畢忽復慘然謂王曰中書命盡非可救者言終不見也出搜神記幽明錄志怪等書

葛祚

葛祚吳時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斤斧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

中哅哅有人聲往視槎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沈覆之患衡陽人爲作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也出幽明怪錄

虞道施

虞道施乘車出行忽有一人著烏衣逕來上車云令寄載十許里耳道施試視此人頭上有光口皆赤面悉是毛異於始時旣不敢遣行十里中如言而去臨别語道施曰我是驅除大將軍感汝相容贈銀鐸一雙而滅出異

顧邵

顧邵爲豫章崇學校禁淫祀風化大行歷毀諸廟至廬山廟一郡悉諫不從夜忽聞有排大門聲怪之忽有一人開閤逕前狀若方相自說是廬君邵獨對之要進上牀鬼即入坐邵善左傳鬼遂與邵談春秋彌夜不能相屈邵歎其精辯謂曰傳載晉景公所夢大厲者古今同有是物也鬼笑曰今大則有之厲則不然燈火盡邵不

命取乃隨燒左傳以續之鬼頻請退邵輒留之鬼本欲凌邵邵神氣湛然不可得乘鬼反和遜求復廟言旨懇至邵笑而不答鬼發怒而退顧謂邵曰今夕不能讐君三年之内君必衰矣當因此時相報邵曰何事怱怱且復留談論鬼乃隱而不見視門閤悉閉如故如期邵果篤疾恒夢見此鬼來擊之並勸邵復廟邵曰邪豈勝正終不聽後遂卒出志怪

陳氏女

烏傷陳氏有女著屐上大楓樹顛了無危懼顧曰我應為神今便長去唯左蒼右黃當暫歸耳家人悉出見之拳手辭訣於是飄聳輕越極睇乃沒人不了蒼黃之意每春輒以蒼狗秋黃犬設祀樹下也出異苑

王表

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語言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一婢名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崇齎輔國將軍羅陽王印綬迎表表隨崇俱出所歷山川輒遣婢與

其神相聞表至權於蒼龍門外為立第舍表說水旱小事往往有驗出吳志

石人神

石人神在豐城縣南其石狀似人形先在羅山下水中流潦不沒後有人於水邊浣衣掛著左臂天忽大雨雷電霹靂石人臂折走入山畔時人異之共立為祠每有靈驗號曰石人神出豫章古今記

聖姑

吳興郡界首有洞庭山山中聖姑祠廟在焉吳志曰姑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殺之自死至今向七百歲而顏貌如生儼然側卧遠近祈禱者心至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廻其船無得達者今每月一日沐浴爲除爪甲每日妝飾之其形質柔弱只如寢者葢得道歟出紀聞

陳敏

陳敏孫皓之世爲江夏太守自建業述職聞宫亭廟神

靈柱帆過之乞在任安穩當上銀杖一枝限既滿作杖插竹爲幹以銀度之尋徵爲散騎常侍還到江口後宫亭送杖訖即進路日晚降神巫宣教曰陳敏許我銀杖今以度銀杖見與使投水中當送以還之欺蔑之罪不可容也乃置杖浮水上從流而北其疾如飛逕到敏船前徘徊不去敏懼取之遣小吏到廟遜謝小吏既發驚風卒至湧浪滔天敏舟傾唯小吏四人獨在出神鬼傳

費長房

責長房能使鬼神後東海君見葛陂君淫其夫人於是長房敕繫三年而東海大旱長房至東海見其請雨乃敕葛陂君出之即大雨也出列異傳

胡母班

胡母班曾至太山之側忽於樹閒逢一絳衣騶呼班云太山府君召母班驚愕逡巡未答復有一騶出呼之遂隨行數十步騶請母班暫瞑少頃便見宮室威儀甚嚴母班乃入閤拜謁主爲設食語母班曰欲見君無他欲

附書與女壻耳母班問女郎何在曰女爲河伯婦母班曰輒當奉書不知何緣得達答曰今適河中流便扣舟呼青衣當自有取書者母班乃辭出昔騶復令閉目有頃忽如故道遂西行如神言而呼青衣須臾果有一女僕出取書而没少頃復出云河伯欲暫見君婢亦請瞑目遂拜謁河伯河伯乃大設酒食詞旨慇懃臨别謂母班曰感君遠爲致書無物相奉於是命左右取吾青絲履來以貽母班母班出瞑然忽得還舟遂於長安經年

而還至太山側不敢潛過遂扣樹自稱姓名從長安還欲啓消息須臾昔騶出引母班如向法而進因致書焉府君請曰當別遣報母班語訖如廁忽見其父著械徒作此輩數百人母班進拜流涕問大人何因及此父云吾死不幸見譴三年今已二年矣困苦不可處知汝今爲明府所識可爲吾陳之乞免此役便欲得社公耳母班乃依教叩頭陳乞府君曰死生異路不可相近身無所惜母班苦請方許之於是辭出還家歲餘兒子死亡

略盡毋班惶懼復詣太山扣樹求見昔騶遂迎之而見毋班乃自說昔辭曠拙及還家兒死亡至盡今恐禍故未已輒來啓白幸蒙哀救府君拊掌大笑曰昔語君生死異路不可相近故也即敕外召毋班父須臾至庭中問之昔求還里社當為門户作福而孫息死亡至盡何也答云久别鄉里自忻得還又遇酒食充足實念諸孫召而食之耳於是代之父涕泣而出毋班遂還後有兒皆無恙出搜神記

張誠之

吳縣張誠之夜見一婦人立於宅東南角舉手招誠誠就之婦人曰此地是君家蠶室我即是地之神明年正月半宜作白粥泛膏於上以祭我當令君蠶桑百倍言絕失之誠如言爲作膏粥自此年年大得蠶世人正月半作膏粥由此故也出續齊諧記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三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四

神四

王祐　温嶠　戴文諶

黃石公　袁雙　商康

賈充　王文度　徐長

陳緒　白道猷　高雅之

羅根生　沈縱　戴氏女

孫盛　湛滿　竺曇遂

武曾　晉孝武帝　藺啓之

王猛　封驅之

王祐

散騎侍郎王祐疾困與母辭訣既而聞有通賔者曰某郡某里某人甞爲别駕祐亦雅聞其姓字有頃奄然來至曰與卿士類有自然之分又州里情便欵然今年國家有大事出三將軍分布徵發吾等十餘人爲趙公明

府參佐至此倉卒見卿有高門大屋故來投與卿相得大不可言祐知其鬼神曰不幸篤疾死在旦夕遭卿以性命相託答曰人生有死此必然之事死者不繫生時貴賤吾今見領兵千人須卿得度簿相付如此地難得不宜辭之祐曰老母年高兄弟無有一旦死亡前無供養遂歔欷不能自勝其人愴然曰卿位爲常伯而家無餘財向聞與尊夫人辭訣言辭哀苦然則卿國士也如何可令死吾當相爲因起去明日更來其明日又來祐

曰卿許活吾當卒恩不答曰大老子業已許卿當復相
欺耶見其從者數百人皆長二尺許烏衣軍服赤油爲
誌祐家擊鼓禱祀諸鬼聞鼓聲皆應節起舞振袖颯颯
有聲祐將爲設酒食辭曰不須因復起去謂祐曰病在
人體中如火當以水解之因取一盃水發被灌之又曰
爲卿留赤筆十餘枝在薦下可與人使著出入辟惡災
因道曰王甲李乙吾皆與之遂執祐手與辭時祐得安
眠夜中忽覺忽呼左右令開被神以水灌我將大沾濡

開被而信有水在上被之下下被之上不浸如露之在
荷量之得三升七合於是疾三分愈二數日大除凡其
所道當死者皆死亡唯王文英半年後乃亡所道與赤
筆人皆經疾病及兵亂皆亦無恙初有妖書云上帝以
三將軍趙公明鍾士季各督數萬鬼下取人莫知所在
祐病差見此書與所道趙公明合焉出搜神記

溫嶠

古今相傳夜以火照水底悉見鬼神溫嶠平蘇峻之難

及於溢口乃試照焉果見官寺赫奕人徒甚盛又見羣小兒兩兩爲偶乘軺車駕以黄羊睢盱可惡溫即夢見神怒曰當令君知之乃得病也出志怪

戴文諶

沛國戴文諶居陽城山有神降妻焉諶疑是妖魅神已知之便去遂見作一五色鳥白鳩數十枚從有雲覆之遂不見出搜神記

黄石公

益州之西雲南之東有神祠刻山石爲室下有人奉祀之自稱黃公因言此神張良所受黃石公之靈也清淨不烹殺諸祈禱者持一百錢一雙筆一丸墨石室中前請乞先聞石室中有聲須臾問來人何欲既言便具語吉凶不見其形至今如此出搜神記

袁雙

丹陽縣有袁雙廟眞第四子也眞爲桓宣武誅便失所在靈在太元中形見於丹陽求立廟未既就功大有虎

災被害之家輒夢雙至催功甚急百姓立祠堂於是猛暴用息今道俗常以二月晦鼓舞祈祠爾日常風雨忽至元嘉五年設奠訖村人丘都於廟後見一物人面鼉身葛巾七孔端正而有酒氣未知爲雙之神爲是物憑也出異苑

商康

烏程卞山本名土山有項籍廟自號卞王因改爲名山足有一石櫃高數尺陳郡殷康嘗往開之風雨晦暝乃

止出異苑

賈充

賈充伐吳時嘗屯項城軍中忽失充所在充帳下都督周勒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録充引入一逕勒驚覺聞失充乃出尋索之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充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充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爾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

斬張華汝之闇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充因叩頭流血公曰汝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勲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簴之間大子斃於金酒之中小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略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年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充忽然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其後孫謐死於鍾下賈後服鴆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皆如所言出晉書

王文度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召之王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北將軍徐兖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召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薨出法苑珠林

徐長

吳興徐長夙與鮑靚有神明之交欲授以秘術先請徐宜有約誓以不仕於是授籙以常見八大神在側能知

來見往才識曰異州鄉翕然美談欲用為州主簿徐心悅之八神一朝不見七人餘一人倨傲不如常徐問其故答云君違不誓不復相為使身一人留衛籙耳徐乃還籙遂退出世說

陳緒

新城縣民陳緒家晉永和中旦聞扣門自通云陳都尉便有車馬聲不見形逕進呼主人共語曰我應來此當權住君家相為致福令緒施設牀帳於齋中或人詣之

齋持酒禮求願所言皆驗每進酒食令人跪拜授闈裏
不得開視復有一身疑是狐狸之類因跪急把取此物
却還牀後大怒曰何敢嫌試都尉此人心痛欲死主人
爲扣頭謝良久意解自後衆不敢犯而緒舉家無恙每
事益利此外無多損益也出幽明錄

白道猷

章安縣西有赤城山周三十里一峯特高可三百餘丈
晉泰元中有外國人白道猷居於此山山神屢遣狼怪

形異聲往恐怖之道猷自若山神乃自詣之云法師威德嚴重今推此山相與弟子更卜所託道猷曰君是何神居此幾時今若必去當去何所答云弟子夏王之子居此千餘年寒石山是家舅所住某且往寄憩將來欲還會稽山廟臨去遺信贈三奩香又躬來別執手恨然鳴鞞響角凌空而逝出述異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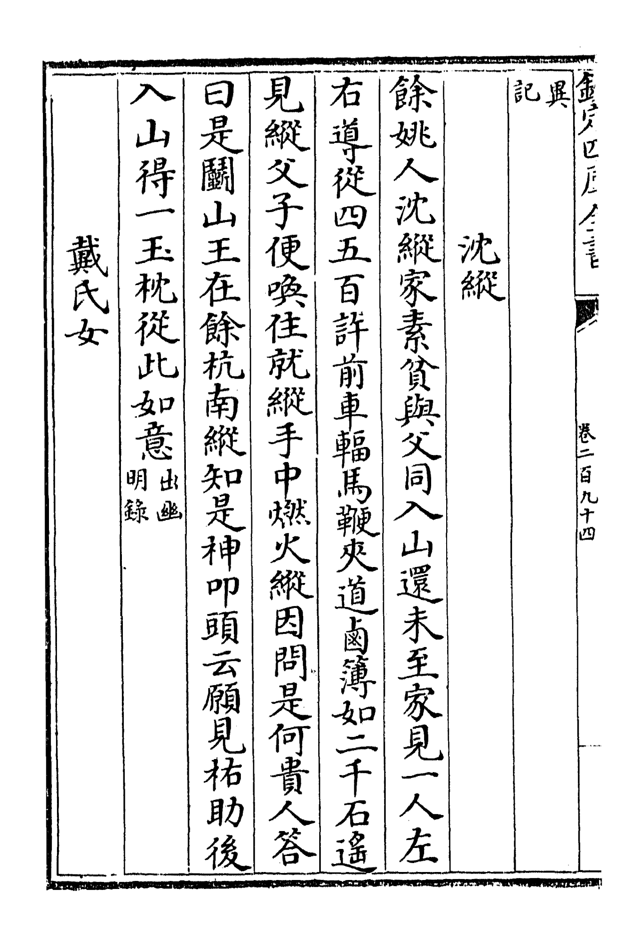
高雅之

晉太元中高衡爲魏郡太守戍石頭其孫雅之在廐中

云有神來降自稱白頭公拄杖光耀照屋與雅之輕舉宵行暮至京口晨已來還後雅之父子爲桓玄所滅出幽明錄

羅根生

豫章有廬松村郡人羅根生來此村側墾荒種瓜果園中有一神壇瓜始引蔓忽見壇上有一新板墨書云此是神地可速出去根生祝曰審是神教顧更朱書賜報明早往看向板猶存字悉以朱代墨根生謝而去也出述



異記

沈縱

餘姚人沈縱家素貧與父同入山還未至家見一人左右導從四五百許前車輻馬鞭夾道鹵簿如二千石遥見縱父子便喚住就縱手中爇火縱因問是何貴人答曰是𨷻山王在餘杭南縱知是神叩頭云願見祐助後入山得一玉枕從此如意出幽明錄

戴氏女

豫章有戴氏女久疾不瘥見一小石形像偶人女謂曰爾有人形豈神能差我宿疾者吾將重汝其夜夢有人告之吾將祐汝自後疾漸差遂為立祠山下戴氏為巫故名戴侯祠出搜神記

孫盛

衡山白槎廟古老相傳昔有神槎皎然白色禱之靈無不應晉孫盛臨郡不信鬼神乃伐之斧下流血其夜波流神槎向上但聞鼓角之聲不知所止開皇九年廢今

尚有白槎村在出湘中記

湛滿

須江縣江郎山昔有江家在山下居兄弟三人神化於此故有三石峰之異有湛滿者亦居山下其子仕洛永嘉之亂不得歸滿乃使祝宗言於三石之靈能致其子靡愛斯牲旬日中湛子出洛水邊見三少年使閉目伏車欄中閒去如疾風俄頃從空中墮怳然不知所之良久乃覺是家園中出十道記

竺曇遂

晉太元中謝家沙門竺曇遂年二十餘白皙端正流落沙門嘗行經青溪廟前過因入廟中看暮歸夢一婦人來語云君當來作我廟中神不復久曇遂問婦人是誰婦人云我是青溪姑如此一月許便卒臨死謂同學年少曰我無福亦無大罪死乃當作青溪廟神諸君行便可見看之既死後諸年少道人詣其廟既至便靈語相勞問音聲如其生時臨去云久不聞唄聲甚思之其伴

慧覲便爲作唄訖猶唱讚語云岐路之訣尚有悽愴況此之乖形神分散窈㝠之嘆情何可言既而歔欷不自勝諸道人等皆爲流涕出續搜神記

武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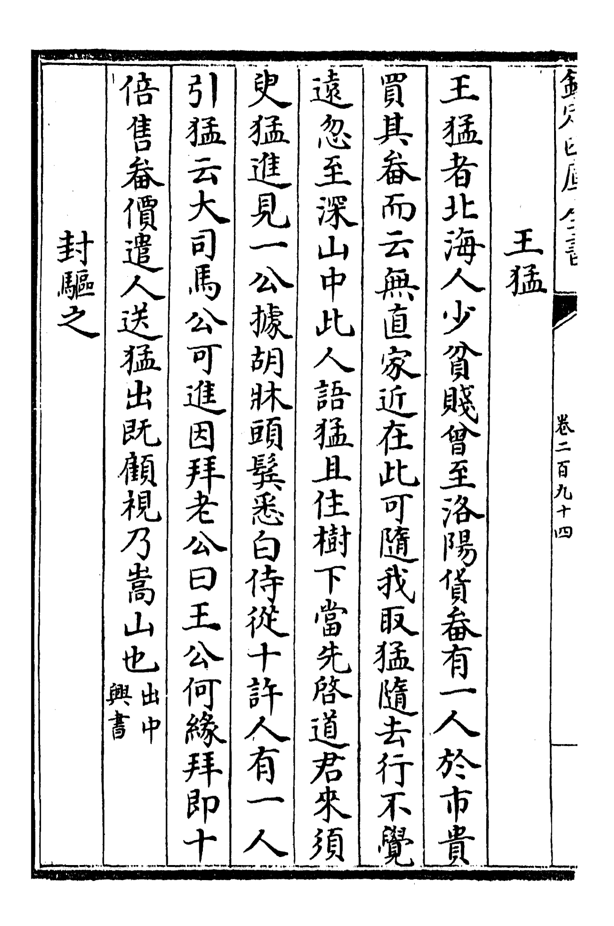
侯官縣常有閤下神歲終諸吏殺牛祀之沛郡武曾作令斷之經一年曾遷作建威參軍當去神夜來問曾何以不還食聲色極惡甚相譴責諸吏便於道中買牛共謝之此神乃去出幽明錄

晉孝武帝

晉孝武帝殿北窗下見一人著白帢黃疎單衣自稱華林園水池中神名曰淋涔君帝取所佩刀擲之空過無礙神忿曰當令君知之少時而暴崩出幽明錄

藺啓之

藺啓之家在南鄉有樗蒱婁廟啓之有女名僧因忽氣而寤云樗蒱君遣婢迎僧坐斗帳中仍陳盛筵以金銀爲俎案五色玉爲杯椀與僧共食一宿而醒也出述異記



王猛

王猛者北海人少貧賤曾至洛陽貨畚有一人於市貴買其畚而云無直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猛隨去行不覺遠忽至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來須臾猛進見一公據胡牀頭鬓悉白侍從十許人有一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緣拜即十倍售畚價遣人送猛出既顧視乃嵩山也出中興書

封驅之

始興林水源裏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羅十甕中悉是餅銀採伐遇之不得取取之迷悶晉大元初民封驅之家僕密竊三餅歸發看有大蛇盤之而死湘州記曰其夜驅之夢神語曰君奴不謹盜銀三餅即日顯戮以銀相償覺視則奴死銀在矣出水經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四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五

神五

王僧虔　陳悝　宮亭廟

安世高　曲阿神　謝奐

李滔　樹伯道　侯褚

盧循　陳臣　張舒

蕭惠明　柳積　趙文昭

河伯　　邵敬伯　　吳興人

劉子卿

王僧虔

宋王僧虔秉政使從事宗寶統作長沙城忽見一傳教官語曰君何敢壞吾宮室司命官相誅尋時宗寶乃墜馬其夜僧虔夢見一貴人來通賓從鮮盛語僧虔曰吾是長沙王吳君此所居之處公何意若我若爲我速料理當位至三公僧虔於是立廟自後祈禱無不應出湘中記

陳悝

隆安中丹徒民陳悝於江邊作魚簄潮去於簄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能動卧沙中與語不應有一人就姦之悝夜夢云我江神也昨失路落君簄中小人辱我今當白尊神殺之悝不敢歸得潮來自逐水而去姦者尋亦病死矣出洽聞記

宮亭廟

南康宮亭廟殊有神驗晉孝武世有一沙門至廟神像

見之淚出交流因標姓字則是昔友也自說我罪深能見濟脫不沙門即爲齋戒誦經語曰我欲見卿眞形神云禀形甚醜不可出也沙門苦請遂化爲蛇身長數丈垂頭梁上一心聽經目中血出至七日七夜蛇死廟亦歇絶出幽明錄

安世高

安侯世高者安息國王子與大長者共出家學道舍衛城值主不稱大長者子輒恚世高恒呵戒之周旋二十

八年云當至廣州值亂有一人逢高唾手拔刀曰真得汝矣高大笑曰我宿命負對故遠來相償遂殺之有一少年云此遠國異人而能作吾國言受害無難色將是神人乎衆皆駭笑世高神識還生安息國復爲王作子名高安侯年二十復辭王學道十數年語同學云當詣會稽畢對過廬山訪知識遂過廣州見年少尚在徑投其家與說昔事大欣喜便隨至會稽過稽山廟呼神共語廟神蟒形身長數丈淚出世高向之語蟒便去世高

亦還船有一少年上船長跪前受呪願因遂不見謂廣州客曰向少年即廟神得離惡形矣云廟神即是宿長者子後廟祝聞有臭氣見大蟒死廟從此神歇前至會稽入市門值有相打者誤中世高頭即卒廣州客遂事佛精進出幽明錄

曲阿神

曲阿當大埭下有廟晉孝武世有一逸刼官司十人追之刼逕至廟跪請求救許上一豬因不覺忽在牀下追

者至覓不見羣吏悉見入門又無出處因請曰若得劫者當上大牛少時劫形見吏即縛將去劫因云神靈已見過度云何有牛猪之異而乖前福言未絕口覺神像面色有異既出門有大虎張口而來逕奪取劫銜以去

出神鬼傳

謝奐

青谿小姑廟云是蔣侯第三妹廟中有大穀扶疎烏常産育其上太元中謝慶彈殺數頭即覺體中慄然至夜

夢一女子衣裳楚楚愬云此鳥是我所養何故見侵經日謝辛慶名奐靈運父也出異苑

李滔

吳郡桐廬有徐君廟吳時所立左右有爲劫盜非法者便如拘縛終致討執東陽長山吏李滔以義熙中遭事在都婦自出料理過廟請乞恩拔銀釵爲願未至富陽有魚跳落婦前剖腹還得所願釵夫事尋散出異苑

樹伯道

餘杭縣有仇王廟由來多神異隆安初縣人樹伯道爲吏得假將歸於汝南灣覔載見一朱舸中有貴人因求寄須臾如睡猶聞有聲若劇甚雨俄而至家以問船工亦云仇王也伯道拜謝而還出異苑

侯褚

郯縣西鄉有楊郎廟縣有一人先事之後就祭酒侯褚求入大道遇譙郡樓無隴詣褚共至祠舍燒神坐器服無隴乞將一扇經歲無隴聞有乘馬人呼樓無隴數四

聲云汝故不還楊明府扇即言畢迴騎如去隴遂得瘥病而死（出異苑）

盧循

義熙四年盧循在廣州陰規逆謀潛遣人到南康廟祈請既奠牲奏鼓使者獨見一人武冠朱衣中筵而坐曰盧征虜若起事至此當以水相送六年春循遂率衆直造長沙遣徐道覆踰嶺至南康裝艦十二艟樓十餘丈舟裝始辦大雨一日一夜水起四丈道覆凌波而下與

循會巴陵至都而循戰敗不意神速其誅洪潦之降使之自送也出述異記

陳臣

臨川陳臣家大富永初元年臣在齋中坐其宅內有一町筋竹白日忽見一人長丈許面如方相從竹中出逕語陳臣我在家多年汝不知今去當令汝知之去一月許日家大失火奴婢頓死一年中便大貧出搜神記

張舒

長山張舒以元嘉九年二月二十四日奄見一人著朱衣平上幘手捉青柄馬鞭云汝可教便隨我去見素絲繩繫長梯來下舒上梯仍造大城綺堂洞室地如黃金有一人長大不巾幘獨坐絳紗帳中語舒曰主者誤取汝賜汝祕術卜占勿貪錢賄舒亦不覺受之出異苑

蕭惠明

宋蕭惠明爲吳興太守郡界有卞山山下有項羽廟相承云羽多居郡廳事前後太守不敢上廳惠明謂綱紀

曰孔季恭曾爲此郡未聞有災遂命盛設筵榻未幾惠明忽見一人長丈餘張弓挾矢向之既而不見因發背旬日殞出異苑

柳積

柳積字德封勤苦爲學夜燃木葉以代燈中夕聞窗外有呼者積出見之有五六人各負一囊傾於屋下如榆莢語曰與君爲書糧勿憂業不成明旦視之皆漢古錢計得百二十千乃終其業宋明帝時官至太子舍人出獨

異志

趙文昭

宋文帝元嘉三年八月吳郡趙文昭字子業爲東宮侍講宅在清溪橋北與吏部尚書王叔卿隔牆南北嘗秋夜對月臨溪唱烏棲之詞音旨閑怨忽有一女子衣青羅之衣絶美云王尚書小娘子欲來訪君文昭問其何以答曰小娘子聞君謌詠有怨曠之心著清涼之恨故來顧薦枕席言訖而至姿容絶世文昭迷惑恍惚盡忘

他志乃揖而歸從容密室命酒陳筵遞相謌送然後就寢至曉請去女解金纓留别文昭答琉璃盞後數夜文昭思之不已偶遊清溪神廟忽見所與琉璃盞在神女之後及顧其神與畫侍女並是同宿者出八朝窮怪錄

河伯

餘杭縣南有上湖湖中央作塘有一人乘馬看戲將三四人至岑村飲酒小醉暮還時炎熱因下馬入水中枕石眠馬斷走歸從人悉追馬至暮不返眠覺日已向晡

不見人馬見一婦來年可十六七云女郎再拜日既向暮此間大可畏君作何計問女郎姓何那得忽相聞復有一年少年十三四甚了了乘新車車後二十人至呼上車云大人暫欲相見因迴車而去道中絡繹把火見城郭邑居既入城進廳事有信幡題云河伯俄見一人年三十許顏色如畫侍衛繁多相對欣然敕行酒炙云僕有小女頗聰明欲以給君箕帚此人知神不敢拒逆便敕備辦令就郎中婚承白已辦遂絲布單衣紗及袷

絹裙紗衫褌履屐皆精好又給十小吏青衣數十人婦年可十八九姿容婉媚便成三日經大會客拜閣四日云禮既有限當發遣去婦以金甌麝香囊與堦別涕泣而分又與錢十萬藥方三卷云可以施功布德後云十年當相迎此人歸家遂不肯別婚辭親出家作道人所得三卷方一卷脉經一卷湯方一卷丸方周行救療皆致神驗後母老兄喪因還婚宦出幽明錄

邵敬伯

平原縣西十里舊有杜林南燕太上時有邵敬伯者家於長白山有人寄敬伯一函書言我吳江使也令吾通問於齊伯吾今須過長白幸君爲通之仍敎敬伯但至杜林中取樹葉投之於水當有人出敬伯從之果見人引入伯懼水其人令敬伯閉目似入水中豁然宮殿宏麗見一翁年可八九十坐水精牀發函開書曰裕興超滅侍衛者皆圓眼具甲冑敬伯辭出以刀子贈敬伯曰好去但持此刀當無水厄矣敬伯出還至杜林中而衣

裘初無沾濕果其年宋武帝滅燕敬伯三年居兩河閒夜中忽大水舉村俱没唯敬伯坐一塌牀至曉著岸敬伯下看之牀乃是一大黿也敬伯死刀子亦失世傳社林下有河伯家出酉陽雜俎

吳興人

晉隆安中吳興有人年可二十自號聖公姓謝死已百年忽詣陳氏宅言是已舊宅可見還不爾燒汝一夕大火發盡因有鳥毛揷地繞宅周匝數重百姓乃起廟出酉

陽雜

俎

劉子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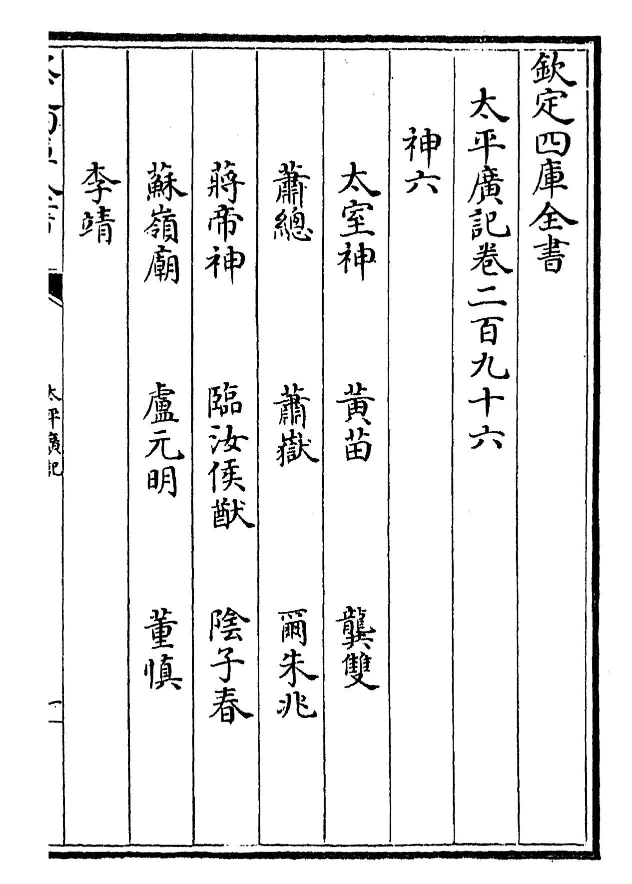
宋劉子卿徐州人也居廬山虎溪少好學篤志無倦常慕幽閑以為養性恒愛花種樹其江南花木溪庭無不植者文帝元嘉三年春臨翫之際忽見雙蝶五彩分明來游花上其大如鷰一日中或三四往復子卿亦訝其大九旬有三日月朗風清歌吟之際忽聞扣局有女子語笑之音子卿異之謂左右曰我居此溪五歲人尚無

能知何有女子而詣我乎此必有異乃出户見二女各十六七衣服霞煥容止甚都謂子卿曰君常怪花間之物感君之愛故來相詣未度君子心若何子卿延之坐謂二女曰居止僻陋無酒叙情有慙於此一女曰此來之意豈求酒耶況山月已斜夜將垂曉君子豈有意乎子卿曰鄙夫唯有茅齋願申繾綣二女東向坐者笑謂西坐者曰今宵讓姊餘夜可知因起送子卿之室入謂子卿曰郎閉户雙棲同衾並枕來夜之歡願同今夕及

曉女乃請去子卿曰幸遂繾綣復更來乎一夕之歡反生深恨女撫子卿背曰且女妹之期後即次我請出户女曰心存意在特望不憂出户不知蹤跡是夕二女又至宴如前姊謂妹曰我且去矣昨夜之歡今留與汝汝勿貪多誤少感劉郎言訖大笑乘風而去於是同寢卿問女曰我知卿二人非人間之有願知之女曰但得佳妻何勞執問乃撫子卿曰郎但申情愛莫問閒事臨曉將去謂卿曰我姊實非人間之人亦非山精物魅若説

於郎郎必異傳故不欲取笑於人代今者因郎契合亦是因緣慎跡藏心無使人曉即姊妹每旬更至以慰郎心乃去常十日一至如是數年會寢後子卿遇亂歸鄉二女遂絶廬山有康王廟去所居二十里餘子卿一日訪之見廟中泥塑二女神并壁畫二侍者容貌依稀有如前遇疑此是之出八朝窮怪録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六

神六

太室神　黄苗　龔雙

蕭總　蕭嶽　爾朱兆

蔣帝神　臨汝侯猷　陰子春

蘇嶺廟　盧元明　董慎

李靖

太室神

後魏太武時嵩陽太室中有寳神像長數寸乍見孝文太和中有人避瘧於此廟見太武來造神因言今日朝天帝帝許移都洛陽當得四百年神言昨已得天符矣太武出神謂左右曰虜性苛貪天符但言四十而因之四百明年孝文遷都洛陽唯得四十年矣出廣古今五行記

黃苗

宋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違期方上行

經宫亭湖入廟下願希免罰坐又欲還家若所願並遂當上猪酒苗至州皆得如志乃還資裝既溥遂不過廟行至都界與同侶並船泊宿中夜船忽從水自下其疾如風犢夜四更苗至宫亭始醒悟見船上有三人並烏衣持繩收縛苗夜上廟階下見神年可四十黄白披錦袍梁下懸一珠大如彈丸光輝照屋一人户外白平固黄苗上願猪酒遯回家教録今到命謫三年取三十人遣吏送苗窮山林中鏁腰繫樹日以生肉食之苗忽忽

憂思但覺寒熱身瘡舉體生斑毛經一旬毛蔽身爪牙生性欲搏噬吏解鏁放之隨其行止三年凡得二十九人次應取新淦一女而此女士族初不出外後值與娣妹從後門出詣親家女最在後因取之為此女難得涉五年人數乃充吏送至廟神教放遣乃以鹽飯飲之體毛稍落鬚髮悉出爪牙墮生新者經十五日還如人形意慮復常送出大路縣令呼苗具疏事覆前後所取人適問其家並符合焉髀為戟所傷創瘢尚在苗還家八

年得時疾死出述異記

龔雙

襄陽漢水西村有廟名土地主府君極有靈驗齊永元末龔雙任馮翊郡守不信鬼神過見此廟因領人燒之忽旋風絞火有二物挺出變成雙青鳥入龔雙兩目兩目應時疼痛舉體壯熱至明便卒出漢沔記

蕭總

蕭總字彥先南齊太祖族兄瓌之子總少爲太祖以文

學見重時太祖已爲宋丞相謂總曰汝聰明智敏爲官不必資待我功成必薦汝爲太子詹事又曰我以嫌疑之故未即遂心總曰若讖言之何啻此官太祖曰此言狂悖慎鈐其口吾專疚於心未忘汝也總率性本異不與下於已者交自建業歸江陵宋後廢帝元徽後四方多亂因遊明月峽愛其風景遂盤桓累歲常於峽下枕石漱流時春向晚忽聞林下有人呼蕭卿者數聲驚顧去坐石四十餘步有一女把花招總總心異之又常知

此有神女從之視其容貌當可笄年所衣之服非世所有所佩之香非世所聞謂總曰蕭郎過此未嘗見邀今幸良晨有同宿契總怳然行十餘里乃見溪上有宫闕臺殿甚嚴宫門左右有侍女二十人皆十四五並神仙之質其寢卧服玩之物俱非世有心亦喜幸一夕綢繆以至天曉忽聞山鳥晨叫巖泉韻清出户臨軒將窺舊路見煙雲正重残月在西神女執總手謂曰人間之人神中之女此夕歡會萬年一也總曰神中之女豈人間

常所望也女曰妾實此山之神上帝三百年一易不似人間之官來歲方終一易之後遂生他處今與郎契合亦有因由不可陳也言訖乃别神女手執一玉指環謂曰此妾常服玩未曾離手今永别寧不相遺願郎穿指慎勿忘心總曰幸見顧録感恨徒深執此懷中終身是寶天漸明總乃拜辭掩涕而别攜手出户已見路分明總下山數步迴顧宿處宛是巫山神女之祠也他日持玉環至建鄴因話於張景山景山驚曰吾常遊巫峽見

神女指上有此玉環世人相傳云是晉簡文帝李后曾夢遊巫峽見神女神女乞后玉環覺後乃告帝帝遣使賜神女吾親見在神女指上今卿得之是世間異人矣總齊太祖建元末方徵召未行帝崩世祖即位累爲中書舍人初總爲治書御史江陵舟中過而忽思神女事悄然不樂乃賦詩曰昔年巖下客宛似成今古徒思明月人願濕巫山雨出八朝窮怪錄

蕭嶽

齊明帝建武中有書生蕭嶽自毘陵至延陵季子廟前泊舟望月忽有一女子年十六七從三四侍女皃皆絶世以橘擲嶽懐中嶽心異之乃問其姓名云葛氏嶽因請舟中命酒與歌宴及曉請去嶽甚悵然嶽登舟望之見廟前有五六女相迎笑一時入廟嶽異之及明乃整衣冠至延陵廟中見東壁上書第三座之女細覩之而笑果昨夜宿之女也及左右侍女亦所從也畫壁題云東海姑之神出八朝窮怪錄

爾朱兆

後魏孝莊帝既誅爾朱榮榮子兆自汾州率騎攻洛師自河梁西涉掩襲京邑先是河邊有一人夢神謂曰爾朱家欲渡河用爾作波津令當爲縮水脉及兆至見一人自言知水深淺處以草表挿導忽失所在兆衆遂涉焉尋而陷京弑莊帝出北史

蔣帝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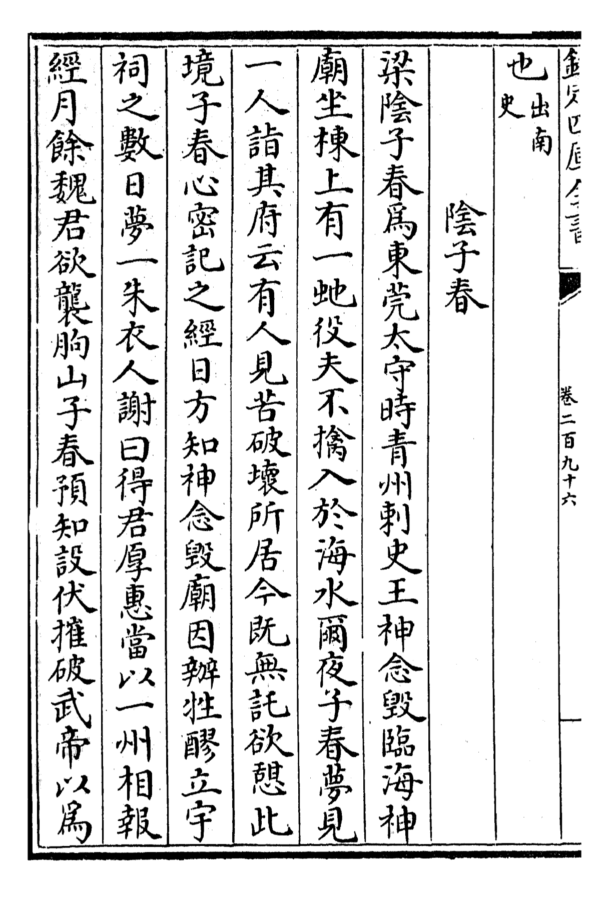
梁旱甚詔於蔣帝神求雨十旬不降帝怒載荻焚廟并

其神影爾日開朗將欲起火當神上忽有雲如繖葢須史驟雨臺中宮殿皆自震動帝懼馳詔追停少時還靜自此帝誠信遂深自踐阼比末曾到廟於是備法駕將朝臣修謁時魏將楊大眼來寇鍾離蔣帝神報敕必許扶助既而無雨水暴漲六七尺遂大克魏軍神之力也凱旋之後廟中人馬脚皆有泥濕當時並目覩焉出南史

臨汝侯猷

宗室臨汝侯猷爲吳興太守性倜儻與楚廟神交飲至

一斛每酹祀盡歡極醉而神影亦有酒容所禱必應後爲益州刺史時江陵人齊狗兒反衆十餘萬攻州城猷兵糧已盡人有二心乃遥禱請救是日州界田父逢一騎絡鐵從東方來問去城幾里曰百四十里日已晡騎語父曰後人來可令疾馬欲及日破賊俄有數百騎如風一騎仍請飲田父問爲誰曰吴興楚王來救臨汝侯當此時廟中請祈無驗十餘日乃見侍衛土偶皆泥濕如汗者是日猷大破狗兒焉及猷卒謚曰靈與神交故



也出南史

陰子春

梁陰子春爲東莞太守時青州刺史王神念毁臨海神廟坐棟上有一虵役夫不擒入於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一人詣其府云有人見苦破壞所居今既無託欲憩此境子春心密記之經日方知神念毁廟因辦牲醪立宇祠之數日夢一朱衣人謝曰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經月餘魏君欲襲朐山子春預知設伏摧破武帝以爲

南青州刺史出南史

蘇嶺廟

襄陽蘇嶺山廟門有二石鹿夾之故謂之鹿門山習氏記云習郁常爲侍中從光武幸黎丘郁與光武俱夢見蘇嶺山神因使立祠郭重産記云雙石鹿自立如闘採伐人常過其下或有時不見鹿因是知有靈瑞梁天監初有蜯湖村人於此澤間獵見二鹿極大有異於恒鹿乃走馬逐之鹿即透澗直向蘇嶺人逐鹿至神所遂失

所在唯見廟前二石鹿獵者疑是向者鹿所化遂迴其夜夢見一人著單巾幘黄布袴褶語云使君遣我牧馬汝何驅廹頼得無他若見損傷豈得全濟出襄陽記

盧元明

北齊盧元明聘於梁其妻乗車送至河濵忽聞水有香氣異常顧見水神湧出波中牛乃驚奔曳車入河其妻溺死兒子十住尚幼與同載投下獲免出北史

董慎

隋大業元年兖州佐史董慎性公直明法理自都督以下用法有不直必犯顔而諫之雖加譴責亦不知懼必俟刑正而後退常因授衣歸家出州門逢一黄衣使者曰太山君呼君爲録事因出懐中牒示慎牒曰董慎名稱茂實案牘精練將平疑獄須俟良能權差知右曹録事印甚分明後署曰倨慎謂事者曰府君呼我豈有不行然不識府君名諱何使者曰録事勿言到任即知矣自持大布囊内慎其中負之出兖州郭因致囊於路左

汲水調泥封慎兩目慎都不知經過遠近忽聞大唱曰
范慎追董慎到使者曰諾趨入府君曰所追録事令復
何在使者曰冥司幽祕恐或漏洩向請左曹匿影布囊
盛之府君大笑曰已死范慎追董慎取左曹囊盛右曹
録事可謂能防慎也便令寫出抉去目泥賜青縑衫魚
須笏豹皮靴文甚斑駁邀登副階命左右取榻令坐曰
藉君公正故有是請令有閩州司馬令狐實等六人寘
無間獄承天曹符以實是太元夫人三等親准令递減

三等昨罪人程翥一百二十人引例喧訟不可止遏已具名申天曹天曹以爲罰疑唯輕亦令量減二等餘恐後人引例多矣君謂宜如何慎曰夫水照姸蚩而人不怨者以至清無情况於天地刑法豈宜恩貸奸慝然慎一胥吏耳素無文字雖知不可終語無條貫當州府秀才張審通辭彩雋拔足得備君管記府君令帖召之俄頃至審通曰此易耳君當判以狀申府君曰君善爲我辭即補左曹錄事仍賜衣服如董慎各給一玄狐每出

即乘之審通判曰天本無私法宜畫一苟從恩貸是資奸行令狐實前命減刑已同私請程翥後申簿訴且異罪疑儻開逦減之科實失公家之論請依前付無間錄獄仍錄狀申天曹即有黃衫人持狀而往少頃復持天符曰所申文狀多起異端奉主之宜但合遵守周禮八議一曰議親又元化匱中釋冲符亦曰無不親是則典章昭然有何不可豈可使太元功德不能庇三等之親仍敢愆違須有懲罰府君可罰不衣紫六十甲子餘依

前處分府君大怒畱通曰君爲判辭使我受譴即命左右取方寸肉塞其一耳遂無所聞畱通訴曰乞更爲判申不允即甘當再罰府君曰君爲我去罪即更與君一耳畱通又判曰天大地大本乃無親若使有親何由得一苟欲因情變法實將生偽喪眞太古以前人猶至朴中古之降方聞各親豈可使太古育物之心生仲尼觀蜡之歎無不親是非公也何必引之請寬逆耳之辜敢薦沃心之藥庶其閱實用得平均令狐實等也請依正

法仍錄狀申天曹黃衣人又持往須臾又有天符來曰再省所申甚爲允當府君可加六天副正使令狐實程翥等並正法置處府君即謂審通曰非君不可正此獄因命左右割下耳中肉令一小兒擘之爲耳安於審通額上曰塞君一耳與君三耳何如又謂慎曰甚賴君薦賢以成我美然不可久留君當壽一周年相報耳君兼本壽得二十一年矣即送歸家使者復以泥封二人布囊各送至宅欻如寤出而顧問妻子妻子云君亡精魂

已十餘日矣慎自此果二十一年而卒審通數日額覺痒遂踴出一耳通前三耳而踴出者尤聰時人笑曰天有九頭鳥地有三耳秀才亦呼爲鷄冠秀才者慎初思府君稱鄰後方知倨乃鄰字也出玄怪録

李靖

衛公李靖始困於貧賤因過華山廟訴於神且請告以官位所至辭色抗厲觀者異之佇立良久乃出廟門百許步聞後大聲曰李僕射好去顧之不見人後竟至端

揆（出國史補）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七

神七

丹丘子　瀚海神　薛延陀

睦仁蒨　兖州人

丹丘子

隋開皇末有老翁詣唐高祖神堯帝狀貌甚異神堯欽遲之從容置酒飲酣語及時事曰隋氏將絶李氏將興

天之所命其在君乎頤君自愛神堯惕然自失拒之翁曰既爲神授寧用爾耶隋氏無聞前代繼周而興事踰晉魏雖偷安天位平定南土蓋爲君驅除天將有所啓耳神堯陰喜其言因訪世故翁曰公積德之門又負至貴之相若應天受命當不勞而定但當在丹丘子之後帝曰丹丘爲誰翁曰與公近籍但公不知耳神器所屬唯此二人然丹丘先生凝情物外恐不復以世網累心儻或俯就公若不相持於中原當爲其佐神堯曰先生

安在曰隱居鄠杜間帝遂袖劒詣焉帝之來雖將不利於丹丘然而道德玄遠貌若冰壺覩其儀而心駭神聳至則伏謁於苫宇之下先生隱几持頤塊然自處拜未及起先生遽言曰吾久厭濁世汝殖於時者顯晦既殊幸無見忌帝愕而謝之因跪起曰隋氏將亡已有神告當天祿者其在我宗夙叶冥徵謂鍾末運竊知先生之道亦將契天人之兆夫兩不相下必將決雄雌於鋒刃衒智力於權詐茍修德不競僕懼中原久罹劉項之患

是來也實有心焉欲濟斯人於塗炭耳殊不知先生棄唐虞之揖讓躡巢許之遐蹤僕所謂醯雞夏蟲未足以窺大道也先生笑而頷之帝復進曰以天下之廣豈一心一慮所能周哉余視前代之理亂在輔佐得其人耳苟非伊周皋夔之徒秦漢以還皆瑣瑣庸材不足數漢祖得蕭張而不盡其用可爲太息今先生尚不屈堯舜之位固陵視伊皋矣一言可以致昌運得無有以誨我乎先生曰昔陶朱以會稽五千之餘衆卒殄彊吳後去

越相齊於齊不足稱者豈智於越而愚於齊葢功業隨時不可妄致廢興既自有數時之善否豈人力所爲且非吾之知也訖不對帝知其不可挹也悵望而還武德初密遣太宗鄠杜訪焉則其室已墟矣出陸氏神告録

瀚海神

并州北七十里有一古塜貞觀初每至日夕即有鬼兵萬餘旗旛鮮潔圍繞此塜須臾塜中又出鬼兵數千步騎相雜於塜傍力戰夜即各退如此近及一月忽一夕

復有鬼兵萬餘自北而至去塜數里而陣一耕夫見之驚走有一鬼將令十餘人擒之至前謂曰爾勿懼我瀚海神也被一小將竊我愛妾逃入此塜中此塜張公又借之兵士與我力戰我離瀚海月餘未獲此賊深憤之君當爲我詣此塜告張公言我自來收叛將何乃藏之塜中仍更借兵拒我當速逐出不然即終殺爾仍使兵百人監此耕夫往耕夫至塜前高聲傳言良久塜中引兵出陣有二神人並轡而立於大旗下左右劒戟如林

遽召此耕夫前亦令傳言曰我生爲銳將三十年死葬此從我者步騎五千餘盡皆精彊今有爾小將投我我已結交有誓不可不借兵也若堅欲與我力爭我終敗爾不使爾得歸瀚海若要且保本職當速迴耕夫又傳於瀚海神神大怒引兵前進令其衆曰不破此塚今夕須盡死於塚前遂又力戰三敗三復戰及初夜塚中兵敗生擒叛將及入塚獲愛妾拘之而迴張公及其衆並斬於塚前縱火焚塚賜耕夫金帶耕夫明日往觀此塚

之火猶未滅塚傍有枯骨木人甚多出瀟湘錄

薛延陀

突厥沙多彌可汗貞觀年馭下無恩多有殺戮國中震恐皆不自安常有客乞食於主人引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主人不之覺妻告鄰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告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至鬱督軍山見二人追者告其故二人曰我即神人薛延陀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返太宗命將擊之其衆相驚擾諸部大亂尋爲

回紇所殺族類殆盡出廣古今五行記

睦仁蒨

唐睦仁蒨者趙郡邯鄲人也少事經學不信鬼神常欲試其有無就見鬼人學之十餘年不能得見後徙家向縣於路見一人如大官衣冠甚偉乘好馬從五十餘騎視仁蒨而不言後數見之經十年凡數十相見後忽駐馬呼仁蒨曰比頻見君情相眷慕願與君交游仁蒨即拜之問公何人耶答曰吾是鬼耳姓成名景本弘農人

西晉時爲别駕今任臨湖國長史仁蒨問其國何在王何姓名答曰黄河已北總爲臨湖國國都在樓煩西北沙磧是也其王即故趙武靈王今統此國總受泰山控攝每月各使上相朝於泰山是以數來至此與君相遇也吾乃能有相益令君預知禍難而先避之可免横苦唯死生之命與大禍福之報不能移動耳仁蒨從之景因命其從騎常掌事以贈之遣隨蒨行有事則令先報之即爾所不知當來告我如是便别掌事恒隨遂如侍

從者每有所問無不先知時大業初江陵岑之象爲邯鄲令子文本年未弱冠之象請仁蒨於家教文本仁蒨以此事告文本仍謂曰成長史語我有一事羞君不得道既與君交亦不能不告鬼神道亦有不能得飽常苦飢若得人食便得一年飽衆鬼多偷竊人食我既貴重不能偷之從君請一食仁蒨既告文本文本既爲具饌備設珍羞仁蒨曰鬼不欲入人屋可於外水邊張幕設席陳酒食於上文本如其言至時仁蒨見景與兩客來

至從百餘騎既坐文本向席再拜謝以食之不精亦傳景意辭謝初文本將設食仁蒨請有金帛以贈之文本問是何等物仁蒨云鬼所用物皆與人異唯黄金及絹爲得通用然亦不如假者以黄金塗大錫作金以紙爲絹帛最爲貴上文本如言作之及景食畢令其從騎更代坐食文本以所作金錢絹贈之景深喜謝曰因睦生煩郎君供給郎君頗欲知壽命乎文本辭云不願知也景笑而去數年後仁蒨遇病不因困篤而不起月餘間

仁儁問掌事掌事不知便問長史長史報云國內不知後月因朝泰山爲問消息而相報至後月長史來報云是君鄉人趙某爲泰山主簿主簿一員闕薦君爲此官故爲文案經紀召君耳案成者當死仁儁問計將安出景云君壽應年六十餘今始四十但以趙主簿橫徵召耳當爲請之乃曰趙主簿相問睦兄昔與同學恩情深至今幸得爲泰山主簿適遇一員官闕明府令擇人吾已啓公公許相用凡既不得長生命當有死死遇濟會

未必當官何惜一二十年茍生耶今文案已出不可復止願決作來意無所疑也仁儁憂懼病愈篤景謂仁儁曰趙主簿必欲致君君可自往泰山於府君陳訴則可以免仁儁問何由見府君景曰往泰山廟東度一小嶺平地是其都所居往自當見之仁儁以告文本文本爲具行裝數日又告仁儁曰文書欲成君訴懼不可免急作一佛像彼文書自消告文本以三千錢爲畫一座像於寺西壁訖而景來告曰免矣仁儁素不信佛意尚疑

之因問景云佛法說有三世因果此爲虛實答曰皆實仁儁曰即如是人死當分入六道那得盡爲鬼而趙武靈王及君今尚爲鬼耶景曰君縣内幾戶仁儁曰萬餘戶又曰獄囚幾人仁儁曰常二十人以下又曰萬戶之内有五品官幾人仁儁曰無又曰九品以上官幾人仁儁曰數十人景曰六道之義分一如此耳其得天道萬無一人如君縣内無一五品官得人道者萬有數人如君縣内九品數十人入地獄者萬亦數十如君獄内囚

唯鬼及畜生最爲多也如君縣内課役户就此道中又有等級因指其從者曰彼人大不如我其不及彼者尤多仁蒨曰鬼有死乎曰然仁蒨曰死入何道答曰不知如人知生而不知死仁蒨問曰道家章醮爲有益否景曰道者彼天帝總統六道是爲天曹閻羅王者如人間天子泰山府君如尚書令錄五道神如諸尚書若我輩國如大州郡每人間事道士上章請福如求神之恩天曹受之下閻羅王云以某月日得某申訴云宜盡理勿

令枉濫閻羅敬受而奉行之如人奉詔也無理不可求免有枉必當得申何爲無益也仁蒨又問佛家修福何如景曰佛是大聖無文書行下其修福者天神敬奉多得寬宥若福厚者雖有惡道文簿不得追攝此非吾所識亦莫知其所以然言畢即去仁蒨一二日能起便愈文本父卒還鄉里仁蒨寄書曰鬼神定是貪諂往日欲郎君飲食乃爾殷勤比知無復利相見殊落漠然常掌事猶見隨本縣爲賊所陷死亡略盡僕爲掌事所導如

常賊不見竟以獲全貞觀十六年九月八日文官賜射於玄武門文本時爲中書侍郎自語人云爾出冥報錄

兖州人

唐兖州鄒縣人姓張忘字曾任縣尉貞觀十六年欲詣京赴選途經泰山謁廟祈福廟中府君及夫人并諸子等皆現形像張遍拜訖至第四子旁見其儀容秀美同行五人張獨祝曰但得四郎交遊賦詩舉酒一生分畢何用仕宦及行數里忽有數十騎馬揮鞭而至從者云

是四郎曰向見兄垂顧故來仰謁又曰承欲選然今歲不合得官復恐在途有災不復須去也張不從執别而去行百餘里張及同伴夜行被賊劫掠裝具並盡張遂祝曰四郎豈不相助有頃四郎車騎畢至驚嗟良久即令左右追捕其賊顛仆迷惑却來本所四郎命決杖數十其賊膛膊皆爛已而别去四郎指一大樹兄還之日於此相呼也是年張果不得官而歸至本期處大呼四郎俄而郎至乃引張云相隨過宅即有飛樓綺觀架迴

淩空侍衛嚴峻有同王者張既入四郎云須參府君始
可安乃引入經十餘重門趨而進至大堂下謁拜見府
君絶偉張戰懼不敢仰視判事似用朱書字皆極大府
君命使者宣曰汝乃能與吾兒交游深爲善道宜停一
二日讌聚隨便好去即令引出至一別館盛設珍羞海
陸畢備奏樂盈耳即與四郎同室而寢已經三宿張至
明旦遊戲庭序徘徊往來遂窺一院正見其妻於衆官
人前荷枷而立張還甚不悦四郎怪問其故張具言之

四郎大驚云不知嫂來此也即自往造諸司法所其類
乃有數十人見四郎來咸去下陛重足而立以手招一
司法近前具言此事司法報曰不敢違命然須白錄事
知遂召錄事錄事諾云乃須夾此案於衆案之中方便
同判始可得耳司法乃斷云此婦女勘別案內常有寫
經持齋功德不合即死遂放令歸家與四郎涕泣而別
仍云唯作功德可以益壽張乘本馬其妻從四郎借馬
與妻同歸妻雖精魂事同平素行欲至家可百步許忽

不見張大怪懼走至家中即逢男女號哭又知已殯張即呼兒女急往發之開棺妻忽起即坐輾然笑曰爲憶男女勿怪先行於是已死經六七日而蘇也兖州人說之云爾 出冥報錄

太平廣記卷二百九十七